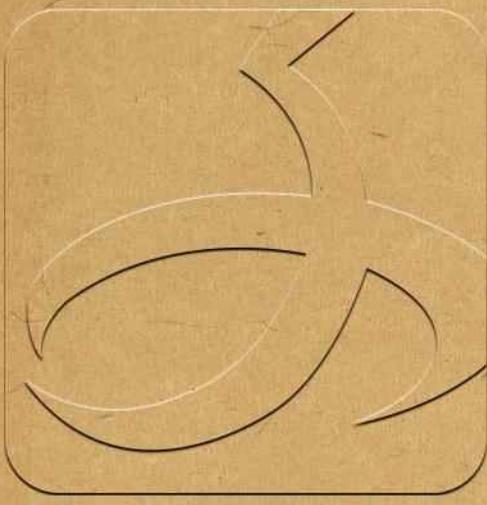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2-238
7772.1
=28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

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

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

乃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李昇本海州人僞吳大丞相徐温之養子也江南野史先

主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于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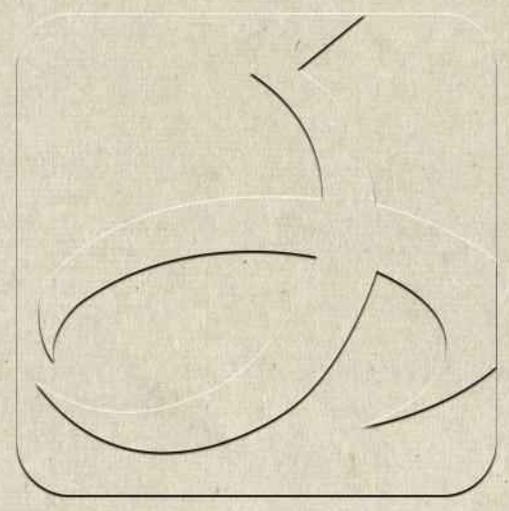
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為事屬

時離亂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之地久聞海賊夏韶眾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往說
韶曰僕大之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
橫流為人所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社稷必
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與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公
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
賢魚水未足為遇韶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眾自海入
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開其家至數千人行密因自帥
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
歲且異常兒濠上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為徒弟
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額豐頤隆上短
下乃攜歸為己子馬令南唐書先主姓李唐宗室裔
也小字彭奴因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蚤卒志為
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
道者彭奴以光啟四年生於彭城流寓濠泗吳武王楊
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子而楊氏諸子不
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
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
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
知誥泣曰為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
溫由是愛之陸游南唐書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
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
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
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六
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州
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為子行
密長子渥惡帝不以為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
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
氏名知誥非江表志南唐高祖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
有唐鄭王疏屬之枝派父志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
出家為尼出入徐溫家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
溫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慧收為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
知誥江西南野錄先主名昇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名曰
行密專據湖南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攜歸為已
子遂用已姓吳主委政先主遷左僕射遂受吳禪奉吳
主為讓皇義父溫為武王改元昇元復姓李氏蜀後
主實錄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
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溫養子後村詩話李烈祖為徐
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
不盡心徐不復以常兒待之玉壺清話先主昇字正

長江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倫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其父志去宗室懸遠
遂飄遊他郡為徐州判官安貧謹厚喜佛書多游息佛
寺號為李道者主以光啟四年生于彭城會天下喪亂
因轉徙濠梁家貧二姊為尼吳武王楊行密克濠梁主
為亂兵所掠時尚幼行密見而奇之育為己子長子楊
渥驕狠恣橫多或凌之行密慮為渥所害謂大將徐溫
曰此兒異常吾深愛之慮失保傅鞠育無子可及壯身長
賜汝養之溫得主致保姆命師傅鞠育異之及壯身長
七尺廣顙隆準為人溫厚有謀馬令南唐書逮壯身長
人語聲清暢常緩步行從者濶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
行虎步也陸游南唐書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
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顙隆準脩上短下語
聲如鐘精彩鏘鏘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溫有疾
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溫益愛之行密亦謂溫曰知誥
嵩傑諸將子皆不逮也江南野史烈祖姿貌瑰特目
瞬如電語言厚重望之攝人玉壺清話及長身長七
尺坦額隆準神彩鑑物雖緩行從者濶步追之不及相
者曰正所謂龍行虎步也瞻視明燦其音如鐘嘗泛舟
渡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號無制主舉聲指畫響出

數百步外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
兩岸皆聞

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馬令南唐書從

卒陸游南唐書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
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州七年五月授昇州

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行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
玉壺清話天祐中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蓋謂主

素育於徐氏後竟復唐姓一狂僧走金陵城中猖狂荒
急每見人則尋飛龍子凡十餘年逮主來為昇州刺史

狂僧見之乃不復尋矣州刺史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
子目徐姓名知誥為昇州刺史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

天後竟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為戰守昇
即偽位

獨好學接禮儒者馬令南唐書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
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竄九經子史世藏于

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已緡償其直
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

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皓謝曰俗吏免

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
 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
 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能自
 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任
 勵為勤儉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
 以烏白子油但呼鳥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
 五云是楊氏時馬廐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
 撥過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
 以寬仁為政民稍譽之皆武夫夫專事軍旅帝初定守令
 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
 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翊主
 論議曾禹張洽孫飭徐融為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棕為
 親吏玉壺清話時江淮初定守宰者皆武夫率以兵
 戈為急務主獨好文招儒素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
 督廉吏德望著立物情歸美
 州為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
 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鈞磯立談自楊
 氏奄有江淮其

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
 以斬伐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
 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
 其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為已
 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為見其城隍浚整樓堞
 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
 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昇初不欲
 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
 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
 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
 定亂馬令南唐書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
 徙居彭城世為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
 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
 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為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
 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即日以州兵渡江
 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
 女妻之是為遂得政馬令南唐書時溫嫡子知訓為淮
 興國公主

不樂既而廣陵知訓為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
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州以殺温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
節度副使温至以次子潤州之命實天贊也
人因雷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
唐書十一月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
温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為檢校太保潤
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温子知訓以內外兵
馬都軍副使專制楊氏驕淫失眾宋齊邱納說曰內外兵
且莫且敗是行天所贊也才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
自蒜山渡馳告帝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
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
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
所養温殺張顥權出於己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
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為丞相温辭之宋齊邱素與昇善
宣州忽得潤州甚快將白温辭之宋齊邱素與昇善
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
立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
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
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

徐温之至温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
家大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昇為
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於撫禦內外之心翕然
而歸之故徐温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昇所先是江南
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之望也鯉者李也
蓋言李昇一且自温家起而為君爾初昇既蓄異志且
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令須臾為合曰雪下紛
紛便理通貫時齊邱曰著嚴過街必怒是夜收融意欲控昇
等遠日明朝齊邱出爭奈蕭何昇大談初烈祖雅不欲朱
自是與謀惟齊邱而已祖不之許尚遲回若有所待客
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以沛公以漢中
之地時皆以為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為語有天漢
其稱甚美且西朝拱使君中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
可失也且西朝拱使君中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
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中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
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
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夕促
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

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
知其子知誥誥謀于宋齊邱邱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度其
潤州知誥誥謀于宋齊邱邱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度其
事仍馳聞令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温聞知誥已入遂因
而許昇事徐温甚孝謹温嘗罵其諸子不如昇五國故
既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其時俗温嘗入觀泊知誥第
侍奉彌謹温謂弟子曰事在二哥矣江南野史先主
十餘歲温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凡食邑采地
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
主職先主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畱自縉疋之數無不
知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姓腊醺饌餽蒸賓客從吏
幣費槩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媵姥寒煖衣御純絢諸子
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劔士欲害之行
酒吏刁彦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掐之昇悟起走乃免

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于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

諫以其謀告昇馬令南唐書知諫温第四子也爽悟喜

政無所醞藉温畱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

以知諫為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

日知訓大沉酣決欲害烈祖昇起遜去知訓以劔授刁

彦能使追殺之及于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馬

南唐書及知訓死温意潤州預謀就知訓解有土室繪

畫温象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冠冕正

座皆署其名温見之唾曰狗死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

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死猶數家知訓與僧脩

睦親狎得偽識數紙皆脩後昇貴以彦能為撫州節度
睦手書温求脩睦殺之後昇貴以彦能為撫州節度
使馬令南唐書刁彦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
兵茂章叛入越彦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彦能
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

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彦能登城以劍招之給曰我從王
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
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恣橫彦能每以書切諫雖
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吳主登門欲誅知
訓朱瑾麾兵卻之彦能手劍斬謙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
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
日知訓大沉酣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
乃奔知訓授彦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塗彦能舉劍揚
袖以示烈祖還給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
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彦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
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敘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
侯左衛使元宗卽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畱後撫
州節度使彦能喜讀書委任文吏郡政脩理亦好篇詠
嘗與李建勳贈荅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彦能乃
西班學士也性脩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
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嘗蓬首裸袒彦能座則皆儼然
卒年六十有八陸游南唐書刁彦能烈祖代吳入爲
環衛遷至天威軍都虞侯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
東關尤被害彦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

宗嗣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
州又徙建州畱後撫州節度使

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節度使驕侈淫虐爲朱瑾

所殺一方甚擾主亟往代之悉反其治謙寬惇裕初知

刁彦能行酒以爪掐主主伴吐茵而起偶免之後又飲

於廣陵城東山光寺會主適自京入觀亦預焉知訓不逞

醒決欲害之其弟知諫白於主遂鞭馬急奔知訓不逞

授劍與彦能俾急追之彦能及於中途但舉劍揚袂遙

示之及河而止以奔騎難追爲白迨知訓及昇秉政欲

遇害也其父温方知其惡將吏盡被黜責及昇秉政欲

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
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五代史補宋齊邱豫
下齊邱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
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素好士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
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
日鄰房有散樂女尙幼問齊邱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

齊邱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
乃惠以數緡齊邱用市紙筆為詩咏以投洞天其畧曰
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踏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
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
步陵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
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邱窘
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致其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
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飢寒兩字洞天始憫
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
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
報宿惠許之西溪叢話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
都督駐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
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鳳凰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
進士宋齊邱上嗟峨壓洪泉峯客撐碧落宜哉秦始皇
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
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撮畫棟泥金碧石路
盤嶢塢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
驚鸞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
惡日晚巖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
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

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謔當軒
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椽松枯不
易立石醜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晚風吹梧
桐樹頭鳴曝曝我我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
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編劣同尺蠖龍鶴羨鳧毛猛
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
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第一畧我欲烹長鯨四海為
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繒繳安得長羽翰雄飛上寥
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
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敕書銀青光祿
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鑄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
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頽倒石斷裂據湘山野
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愛
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
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繒繳之句皆欲諷其跋
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
載籍願為知足之人九朵峰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詐
也試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誥為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
遷昇州刺史姚洞天薦宋齊邱於先主齊邱困於逆旅

鄰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
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
貢進士時豈當時所投贄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
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李徵古之
徒恃其勢猶驕慢徵古嘗勸嗣主因天變遜位齊邱賴
陳喬以爲不可嗣主乃止鍾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
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于唐主
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邱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
悉如故後命鎖其第穴牆給食齊邱嘆曰吾嘗謀讓皇
族于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華醜野士有羈旅
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謬矣

于吳者皆齒用之

馬令南唐書史虛白山東人儒學

遂因熙載渡淮間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
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技因宴察屬而致虛白酒數行
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讀已獻
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摘
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
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

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卽位韓熙
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卽位韓熙
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
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處士
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誚云
舟車有限公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尙浮游而不止元
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
臣得漁父一聯云歸卒年屋六十七陸游南唐書
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年屋六十七陸游南唐書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
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江蘇南野史虛白者山東人
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
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偕詣建康聞宋齊邱
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
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察屬燕之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
木奴索諷弄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
應接會未斲滯衆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
之說齊邱之志乃霸術以虛白爲迂畧機務乃引見先
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咸阜京洛之
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

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他顧與韓
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南遊至廬山與佛
不平恥其初言失因褒博衣帶縱橫不世務久之嗣主
老之徒耽翫林石以詩酒自娛不殿大計不飲與之計
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計不飲與之計事
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遂賜田五百石還居十年
溺于階側嗣主曰真處士也復使召至問曰虛白曰風雨
嗣主幸南昌既至星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虛白曰風雨
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
揭卻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為之變色賜粟帛遣還
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少喪孫溫咸平中擢進
士第馬令南唐書高越燕人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
思文價萬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往謁文進美而
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美而
妻之晉高祖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
宣久不見知越以鷹詩謂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翻未肯
平原淺草飛遂至金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
禱祠燕餞之文越多為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
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
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為難既而進兵

五言卷之三十一

于衡遂殺王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遜歸諸郡皆降舉無
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
論人物皆以越為首稱陸游南唐書高越字冲遠幽
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其禮幣致之
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
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
亦與俱行吳以爲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
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受禪遷水部員外郎
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
之黜爲斬司士參軍語在文進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
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
判吏部歷爲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
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史中丞勤政
以爲稱職不徙官者累年侍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政
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脩國史卒年六十二
諡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字
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淡而遇事有
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
遠以爲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府書
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

五言卷之三十一

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脩撰起
居郎知館事遂為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溶
脩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
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十卷未及上會
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
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
屬疾取史稿及它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
七贈給事中諡曰良後主欲脩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
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
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
愕然以為過及後如所料乃觀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萬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
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喻
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眾鳥歸摩天
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
告而去後為范陽王盧文進納之為婿與王南歸烈祖
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高為稱首焉以詞賦著名故江
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為稱首焉以詞賦著名故江
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鎮
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

為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屢為詆訾台符由
是不平齊邱始字超回台符齊邱大慙改字子嵩因使親
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邱大慙改字子嵩因使親
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沉石城蚬磯下昇元中限民
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皆用台符之言陸游
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陸游
南唐書汪台符歙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
宋齊邱頗抑之台符痛飲至石頭蚬磯下沉殺之怒
密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蚬磯下沉殺之怒
汪台符歙州汪王廟記天不愚賢一蓋地不載兩曜不降
疑萬根不欲生玉唐石一塵不與越公不神人不起而
聖人不得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羣雄舞公矯
生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羣雄舞公矯
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掬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
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
保據州郡靜鎮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遠送款誠宜
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欽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
軍事感天知已瞻玉闕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朽貞
觀二十三年也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
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

元和三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冥應復脩棟宇迄今廟是也中和
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冥應復脩棟宇迄今廟是也中和
公景慕英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
濟於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
公按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避之所得矣且湯不執于戈
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執于戈
不濕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
間有僕醉觸破王化泊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
塵犯蹕我淮王太叶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淞和九
郡統我馬箠分我君憂苟無將之雄莫破鋒錚之膽
我司空潯陽公獨危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歛最爲
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築久常大本豈矜莊嚴一祠企望
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
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
命召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
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馬令南唐書江夢孫字聿脩
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
爲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
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之一縣以自効烈祖曰縣
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

容示以官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
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
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
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
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祝曰夢孫爲縣令
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邱墓安得爭此即命復
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
爲事邑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集諸生講禮朝廷
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傳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
累召不起晨夜具潔服問安傳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
唐書江夢孫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
食既徹爲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
多異同夢孫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競之
史江夢孫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競之
窮按道理各有所據前政未之區別遂繫于官且二年
矣夢孫曰今固亦爾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恂之馬知
其故第遂命二馬至於郊外放而視之任其所如其馬
久縻棧阜偶解羈束遂奔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
遂息先主聞之彌加敦獎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曰夢孫
果賤宰字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還老幼遮道泣畱

迨十數里至都一且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
門生弟子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繼母且則冠帶入門
温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耨耘暮而歸易衣侍
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經義如故時有生徒
請言曰吾聞詩者經聖人所刪致遠而泥然後禦止于外
兄弟鬩于牆如是則聖人使人閱于內而後禦止于外
耶夢孫徐而荅曰大哉子之問乎此疑為閩字似非為
閱當時竹簡訛缺傳之者誤亦猶春秋書閩月之義也
又拱而立曰夢孫味學不敢輕議其旨諸生宜自取其
長焉其為人敦讓謙下有如是者時號為摺紳先生一
門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授一經孝禮兼持江右稱之
為最卒年八十有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
纓經徒跣者百許嗣主聞之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
司業優賜葬物其後門人弟子仕顯達者大半初夢孫
解職而歸有羣盜謂有貲鏹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
帶迎候使烹大豕為設飲食于盆盎中疑其鳩不食乃
對之先飲七甌及啗數臠然後與之食畢罄室所有寒
煖衣襦爛袍器皿之類盡置之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
孫曰彼若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遺與之盜皆驚歎曰
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是夜還其所剽之物於門外而

去夢孫啟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玉壺清話廬山布衣
江夢孫潯陽人博綜經史孝弟介潔不妄語不隱已過
李生召至門下為國子司業一且面陳曰迂儒無所補
平生讀書意在惠民空言無益願求一官以自効主曰
胡為卑飛自喪其節耶固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令以
官誥示之曰授告罷與君無賓友之容指其庭曰此地
卽君斂版趨伏之所也君寧甘乎夢孫曰固惡自來邑令
憚其他乃授之至治所其吏白曰正廳凶惡自來邑令
居之怪異不得其終已陳設便廳矣江固呵曰長民不
踞正廳非禮也既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
萬狀羣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語鬼曰僕為令合居
此廳君輩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已不欺閣室
無懼君輩此處無見聞後視事率以簡易仁恕為理民
寢高枕而臥寂無聞秩歸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酷畱
士愛之甫及滿任解秩歸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酷畱
凡不絕者三日主聞之嘉歎不已手批委曲以美爵誘
之惇勸再任堅然不起耕田南唐近事江都縣大廳相
生及子直木後為員外郎南唐近事江都縣大廳相
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為瓦礫所擲
或中夜之後毀去案硯或家人暴疾遺火不常斯邑皆

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
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秘書郎出宰是邑下
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笏當而坐誦
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蔑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
覩怪異後之爲政者皆飲其惠焉陸游南唐書喬匡
舜字亞元弱冠能屬文以典瞻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
省正字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
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諛已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
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邱
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
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
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
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
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
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脩國史給事中
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皮滯名場者
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開寶五年
侍郎老疾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
卒年七十五諡曰貞玉壺清話王彥儔終身開寶五年

之際爲本郡軍校材質雄偉剛毅有謀勇冠羣卒久欲
奮發而一無其端一旦同列輩五六者語彥儔曰天下
紛紛能者可立吾輩何忍端坐以温飽自墮耶可相共
起事以圖富貴乎彥儔私自計曰此六人者死氣侵面
是爲我啟迹也遂許之曰吾今夜正當宿直君輩可持
短兵入吾奉爲內應富貴之來不出今夕六人者喜是
夜皆至彥儔伏甲於內盡殺之持其首詣閣泣告刺史
曰巡警無狀致姦盜竊發已伏其罪矣願公親出以撫
衆刺史驚喜而出方慰勞次彥儔立斬之遂據上蔡明
日籍其六家郡中震恐無敢動者後朝廷力討之勢不
能守奉其母奔金陵郡李先主特喜其來嘗陰使人察
至其家親拜其母以彥儔爲和州刺史
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文獻通考吳徐知
齊邱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
齊邱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
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稅
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又吳徐知
誥用欵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盛暑
輸三斗官授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

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眾尚多暴露我

何用此以故温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唐書越

人寇毗陵温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

賊乘之甚急温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

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

越人為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江表志累典郡符

温為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雷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

沈機遠畧莫知其際折節謙下中外所瞻纔及弱冠即

秉大權揚都浩繁之地海內所聞率由儉素無所就武

溺內輔幼主外弼義父延楊祚十餘年帝之力也

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

紀綱脩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

玉壺清話明年建吳國以主為左僕射參大政於是百

姓始得投戈息肩時四境雖定惟越人為梗主不欲黷

武專務安輯遂許和好戰兵薄賦休養民力山澤所產

公私同之敢擾吏罷橫斂中外之情翕然依附雖剛鷲

狠復者率亦馴擾所統僅三十餘州為太平之世者二

十年置延賓亭待四方豪傑無貴賤之隔非意相于者

亦雍容遣之漂泛羈游輩隨才而用之縉紳之後窮不

能婚葬者皆與昇之義父温雖鎮金陵凡温行軍司馬

朝政但總大綱而已臺閣庶政皆主決之

徐玠數勸温以己子代昇馬令南唐書徐玠字蘊珪彭

崔洪為軍吏與洪同歸于吳武王署玠為糧料使拜

吉州刺史貪狠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行軍

司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

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温

即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為多不法玠知其

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温之制所為多不法玠知其

必敗反自結於烈祖出鎮金陵仍拜右丞相出鎮宣

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

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

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

楊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為理營求百端

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

虛名實不與政好脩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

者其鄙嗇如此

唐書卷之三十三 徐玠

五

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
 人引以為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
 嚴可求言烈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
 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
 揣摩非能為徐氏計也鈞磯立談徐丞相玠反覆於
 楊李之際竟以恩澤自固累臨方鎮率以貪濁聞其性
 本好神仙頗脩服餌之術然乃以温遣子知詢入廣陵
 賤價市丹砂之下者以充其用

謀代昇秉政會温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為昇謀誣
 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為右統軍

唐書温
 行軍司馬徐玠勸温以已子代知詢奔還金陵嗣温為節
 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温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温為節
 度使諸道都統所為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
 朝遂畱為左統軍五國故事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温
 既卒乃代為金陵節制為政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
 遂給以楊氏將申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至處環衛之
 列温王壺清話金陵司馬徐玠者性詭險深忌於王屢
 諷温曰輔政之權不宜假也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以收

其勢主知之連上疏求罷政事表將上會温卒知詢果
 襲之所為不法不久亂萌已兆主使諭之亟令之入朝
 以避蕭牆之禍朝廷以為左統軍悉罷兵柄鈞磯立
 談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啟以知詢為代中外岌
 岌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
 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
 僕射安若泰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
 鼓之聲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義祖死
 矣

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

温之制陸游南唐書吳王建國以帝為左僕射參政事
 綱憲度粲然並舉温雖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于帝
 有徐玠者事温為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闔密說温
 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他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
 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温
 卒知詢嗣為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
 乃使人誘之來朝畱為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
 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温故事後山談叢澄心堂南唐
 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趙內

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條卷畱其子景通為

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邱為左右僕射同平章

事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

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

壻也先主鍾愛特甚齊邱使陳覺為景遷教授為之聲

價齊邱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于嗣主而盛稱景

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

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

上矣此其日夕為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邱如金陵四

以為已之副遙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

年封昇東海郡王五代史昇前夢溫負登山逾年溫卒

右事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昇自平朱

瑾之亂遂執吳政天成四年偽吳改大和元年是歲昇

出鎮金陵尋昇照鑑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

封東海王就而吾老矣奈何元南唐近事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

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再用周木劉

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縮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

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為慮上雖至仁長厚猶

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鬚一夕成霜泊

歷數有歸讓皇內禪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邱謀

諸藩入覲竟無異圖禪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邱謀

禪代齊邱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為池州

刺史馬令南唐書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

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

宗堅請知詢于札示信遠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

而徐氏諸子來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曰因出所書茗紙

示之知詢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為都押衙烈祖

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髮嘆曰國家安而吾老矣

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手

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

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贊

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為烈

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

正猶為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
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詐曰
下官飲量甚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
寬厚類如此連厯將相奉法循理然資產巨億儉嗇愈
甚論者鄙之畱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
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邱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
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時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
繼為國后侈靡之盛冠于當時陸游南唐書周宗字
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給使閑於櫛相辭
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可仗恩顧日洽烈
祖鎮金陵為都押衙時用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
繕府治為宮馬步都虞候蔡宏業為宮城營奉使徙都
統府于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
二千四百間環一西遷則公當東駕勞費且迎讓皇矣
宗請問曰若主上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將
日聞矣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將
齊邱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髮太息曰功業成而
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
禪代事亦請諭齊邱齊邱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
畱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

日齊邱馳至金陵為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
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為池州副使玠又
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
職烈祖受禪宗職進至內樞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
以樞密為內樞者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嘗召宗及宋齊
邱馬仁裕宴于崇英院歡然道舊為樂他將相莫預然
待宗尤親厚不其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澹然畏遠權勢
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雖日讒之不能害
久之乃罷為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
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贈
躋猶為其州巡官方族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
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
設宗勸以酒文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
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如此宣州節度使入覲
賜宴元宗為摺襪頭以表殊禮復出畱守東都周師
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于周人束縛桎梏僅得免
死時人以益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太黠來亦得
齊邱時以益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太黠來亦得
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二女皆為後主后玉壺清
話主時始專大任秉執益謹一旦臨鏡理白髭喟然嘆

曰丈夫此物懸於領壯圖已矣時不待人惜哉有周宗者廣陵人少孤貧事主為左右給事敏黠可喜聞主之歎請入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險刻忌其謀非已出手疏切諫言天時人事未可之際請斬宗為謝主怒其專輒將斬之徐玠力援免後數年徐玠請禪之說行宗方復職後竟為樞密使南唐近事義祖薨于廣陵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度也宗度王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勿遽為辭宗袖中出筆復為左右取紙得故茗紙帖乞手札康王不獲已作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為念又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悒悒不樂周宗請之上曰遽夜夢為事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吳臨江王濛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日

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

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馬令南唐書吳主僭

帝號改元乾貞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出鎮金陵

如温之制以長子景通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合謀宋齊邱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為東海

郡王五年進封齊王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

政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已而閩越諸國

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反知訓之烈祖初得政盡

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寬刑勤理孜孜不倦

倦是時方鎮窺伺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擿中節

平居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

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宋齊邱徐玠為左右丞相

於其所居第旁創為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

關徵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

采隨卽升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
 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之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
 無不通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
 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
 輪滿清光何處無槩以是言之無異姓之威蓋盛德之所
 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
 移故也 江南野史初先主有禪意來偶得月詩先主
 鐘滿城皆驚遠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
 合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
 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 稀唐宣宗瀑布詩曰棲
 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 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
 澗豈能畱得住終歸大海 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
 作波濤王霸之意已見 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
 稷以宋齊邱徐玠為左右丞相 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
 為齊國封昇為齊王乃追諡溫為忠武王廟號太祖昇
 又進位太尉錄尚書事畱鎮金陵以其子景總政于揚
 州未幾偽加昇九錫建天子旌旗改金陵為西都以揚
 州為東都昇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為齊國右丞相

宋齊邱為左丞相以為謀主 馬令南唐書天祚元年
 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
 遂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
 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
 置宗廟以宋齊邱為左丞相徐玠為右丞相 玉壺清
 話五載壬辰歲出鎮金陵以長子璟為兵部尚書參政
 事如溫之制甲午歲進封齊王加 十月溥遣攝太尉楊
 元帥置左右丞相以宋齊邱佐之 十月溥遣攝太尉楊
 璘傳位于昇國號齊 高麗上唐烈祖賤今年六月內當
 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
 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
 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建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
 恨沃日波遙浮天浪濶幸遇龍飛之旦用申燕賀之儀
 無任歸仁戴聖 改元昇元昇以册尊溥曰受禪老臣知
 鼓舞激切之至 改元昇元昇以册尊溥曰受禪老臣知
 誥謹上册皇帝為高尙思元宏古讓皇帝 五代史偽吳
 溥遜位于昇國號大齊改元為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
 氏天福二年也昇乃册楊溥為讓皇其册文曰受禪老

臣知誥謹上册皇帝為高尙思元宏古讓皇追尊徐温
 云仍以其子遙領平盧軍節度使遷于海陵
為忠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
 元追尊考温武皇帝子璟為吳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
 為東都即金陵使府為宮但加鳴瓦欄楯而已終不改
 作接見親族一用家人禮昔所師友之尊長者皆親拜
 之五國故事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
 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為之唯增加鳴瓦欄而巳其餘女
 妓音樂園苑器玩之屬一無增加馬令南唐書先主
 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為亂兵畧取義祖得
 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
 是必有福今以乞汝先主御之生嗣主及景遷景遂景
 達遂立為繼室治內有法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
 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
 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況權
 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
 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
 先主受禪册命為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
 怒左右賴后以庇者甚眾嗣主即位上册為皇太后每

元宗朝太后言惟勞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
 之常日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諡
 元恭陸游南唐書烈祖元敬皇后刺史王戎得后烈祖
 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
 娶戎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
 為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笑義祖
 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烈
 祖為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為后從容禪贊多所宏益
 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
 藥多暴怒賴后以庇者甚眾嗣主即位上册為皇太后
 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
 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宗即位尊
 后為皇太后保大三年**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王**
 年十月卒耐葬永陵**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王**
 南唐書冬十月受吳禪太尉楊璘奉上帝璽綬國
 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
 帝為高尙思元宏古讓皇帝追尊考温為武帝子景
 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
 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十月有二月巳卯朔日有白虹
 二以揚州海陵縣為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如臯四縣

屬焉 陸游南唐書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於我
甲申即皇帝位改吳天祚二年為高元元年國號齊以
十二冊稱受禪老臣誥追尊吳帝為太祖武皇帝丙申
帝上冊事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
以平章事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
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為侍郎同平章事
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改尚書省為尚書省都省東都
書省為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為朝元門丁亥封弟知
證為江王知諤為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璘為宏農郡公
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
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
降公主為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丙申封女弟
杞國君為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荆南告
卽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為臨川王諡曰靈以禮改
葬戊申封子景通為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
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
為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楊氏為順妃丁巳追
封長子景遷為高平郡王長女為豐城公主改辭狀司
為清訟院立姪景邁為晉陵郡王景遜為上饒郡公景
邈為桂楊郡公景逸為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為盛唐太

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
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乙未陞
東都海陵縣為泰州割鹽城泰興如臯興化縣屬焉丁
卯高從誨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
韜來賀卽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
為燕國君諡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
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為公主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
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
孛北 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篡
方 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 馬令

書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為元勳烈祖患其難制
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鳩賜本本疑之旁取一
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
酒殆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申漸高
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
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玉壺清話初主
將受禪也時吳之宗室臨川王濛久囚廢于歷陽司馬
徐玠素不悅於主欲濛受禪陰諷太尉中書令西平王

周本及趙王李德誠輩倚以德爵勳舊之重欲使推戴
於濛蓋玠之謀也濛聞將受禪殺監守者與親信走騎
投西平王周本本已昏耄不知其變皆其子祚左右其
濛以殺之本知之怒曰我家郎君何不使吾一見濛既
被害吳室遂移本力疾扶老隨衆至建康但勸進而已
自是心頗內媿數月而卒實素無推翊之誠而主寬裕
置而不辯及其死也厚葬之優恤其孤獨宿外齋張
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齋張
登而寐未久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火爐冉冉而上
直傳于屋良久乃下飛灰曲宴便殿引滿室浮埃覆物亦
無他怪南唐近事烈祖均酒之便殿引滿室浮埃覆物亦
疑而不飲佯醉別飲此非君臣之心同德之義也臣不
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莫知所從
伶倫申漸高有機智者竊喻其旨乃乘詼諧盡併兩蓋
以飲之內杯於懷中亟趨而出上密使親詣持良藥詣
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
曲宴引金鍾賜知詢酒曰願我弟百年長壽知詢疑懼
引他器均之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詢不飲久之樂

工申漸高乘詼諧并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 緡素雜
記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斂
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祈
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十五里
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耶得非獄市之間冤枉未伸
乎諸臣未及對申漸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
京土因是悟之翊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
澤告足故知優旃漆城邢律瓦衣不爲虛矣江南野錄
載李家明從嗣主遊後苑登於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
勢卽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
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說大不同小異然近事以爲
令初野錄以爲嗣主近事謂申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
不同如此孰謂書可信耶江表志申漸高嘗因曲宴
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唯都城百里之
地亢旱何也漸高云雨怕抽稅不敢入京翌日市征之
令得蠲除南唐近事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
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
所取士君子以是二年四月遷楊溥于潤州丹陽宮以
而多之終尙書郎

王與為浙西節度使馬令南唐書王與少與兄綰俱事

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

與曰往攻彼以撓賊與唯唯不行本日爾憚往耶與曰

公必若此以與為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為本大喜

日亦知此為賊要害耶乃命之與乘輕舟前進破其前

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

持重有法出為光州刺史先是與兄子拯為海州副使

叛入北方以為刺史聞與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與

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後為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

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甄庭

堅與與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

下大理與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

與中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察屬稱其長者

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為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

人中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

輿仗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輿

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

自負終為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為虔州節度使先卒

貴重終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昇元二年春

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高從誨使龐

守規來賀印位甲戌詔臣寮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

贈三世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印位夏

五月讓皇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

有請戊午改潤州治為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

迎奉讓皇使已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印位

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了卯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

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

犯東垣上相甲申陞池州為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

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

邱為平章事八月戊寅陞洪州瀟灘鎮為清徐氏諸子

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襟盧古來聘

州中巨弩射右耳共矢穿左耳而去旁一人中矢死之

輿臥病百餘日乃愈至老不聾而無癩迹又嘗攻潁夜

有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之則富貴不可名

不爾則斃矣及旦輿拔劍倚柵木驅兵城中飛大石正

中其柵及輿鎧甲皆糜碎而壞輿曰流星乃此也益自

貴重終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昇元二年春

為使相昇元二年春

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
 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
 超超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為建王四世孫
 改其國號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為孝靜
 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
 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五代史昇
 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祿山連陷兩京元
 宗幸蜀詔以璘為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
 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圖江左之意後為官軍
 所敗死于大庾嶺北故昇指之以為遠祖因還姓李氏
 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為義祖通鑑考異周世
 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元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
 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李吳蜀後主實錄云唐
 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

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
 為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昇歸為
 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假子以識云東海
 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識劉
 恕以為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仇敵亦非實錄
 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
 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釣磯立談吳王稱號淮
 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且有黃冠道人狀如病
 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木刻為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
 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為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
 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
 箇箇圓如紫磨金為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
 大率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
 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
 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又武
 義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氏玉團枝李花
 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
 翔於庭郡國以符瑞言者不可數計其尤著者江西
 楊化為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下還宗之議初立
 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園丘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至

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燎畢乃沒太史奏言
 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為異事東都事畧李昇為吳將
 徐溫養子因冒姓徐名知誥唐天成二年溫卒昇將出
 鎮欲以國事付景遂參政事昇鎮金陵遷景司徒平章
 事為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吳禪國號齊收元昇元僭
 帝號自以為唐之後也復姓李國號唐江表志幼主
 即帝位而丞相溫總其兵嘗以識詞有東海鯉魚飛上
 天之語由是懷逼主禪位之心矣帝加九錫封齊王丙
 申年執政者欲以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
 國稱唐收元昇元始更李氏名昇追尊丞相溫為義祖
 皇帝吳帝**奉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
 為讓皇帝**縣主**馬令南唐書徐主義祖長女也性嫻睦動循禮法
 嘗偃蹇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
 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
 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為郡公主建勳為
 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
 臣下請是以善歸已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
 報而建勳命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
 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

日兄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棄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
 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
 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以門**
 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以門**
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馬令南唐書李建勳
 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
 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
 之歎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即以其女妻建勳起家為金
 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
 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為副使
 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宮官屬
 稍稍侵權罷建勳為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
 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
 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
 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
 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
 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
 數年間適爾因為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
 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

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不能行其為詩
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
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瘞任民耕闢
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瑩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
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陸游南唐書建勳字致堯少
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建勳家世將相又娶于徐氏為其
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峻裘馬取具而
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加左僕射監脩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
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
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
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
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
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
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
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
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
邱瑋每謂為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
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

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
不然恐不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初建州
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
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為憂曰禍始
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
公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塚
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
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
章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其國且亡
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
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
帛以贖俘虜真婦人之憂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
帛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溫以女妻之奩橐之外復賜田
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靡屏斥世務喜從方
外之游徧覽經史資稟純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斷不
振其為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
石佳勝再罷相遘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
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復為九華先生耶九華
卽宋齊邱常乞骸屢矯國主公曰余嘗笑宋公輕以出

處敢違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真蠹竟求
數年閑適爾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安柄叩之聲
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
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勝曰四友軒以琴為嶧陽
友以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簟為夢友果遂
閒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南唐近事建勳鎮臨
川方與寮屬會飲郡齋有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
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發臨川建勳無復報簡乘醉大
批其書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為
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又馮延魯出師聞中催
督軍糧急於星火李建勳寄詩云粟多未必為全計師
老須防有伏兵既而果為越人所以所敗及歸遷司空
乞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空猶不作爭敢作司徒幸
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作爭敢作司徒幸有山公
號如何不見呼江表志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帥臨川
謂所親曰今主寬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
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士若目前所觀終恐不守舊業
及馮延魯陳覺出討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
詩寄延魯曰粟多未覺為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
福州之軍果為越人所敗歸拜司空累表致政自稱為

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
詩答曰司空猶不作爭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
見呼先是宋齊邱自京口求退歸于青陽號九華先生
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重
或有以宋公比之因為之詩云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
劉郎去又來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
為幸已甚吾死不許封樹立碑塚土任民耕鑿無延他
日毀斷之弊其後甲戌之歲公卿塋域為兵發殆徧獨
建勳葬所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馬令南唐書張延
訖不及禍

山少游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為鹽城令有治績遷
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濶陽為封邑乃以延翰為
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為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為左
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
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卽考試公平詳審不
論美之兼知選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凡所
貴勢元宗輔政大臣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
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
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既而多病機務廢

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
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陸游南唐書張
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義方既就
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止平獄訟肅班列也
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
主好游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
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
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之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行義
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
賞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人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
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
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
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札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
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
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
故義方得盡忠焉南唐近事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
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遣疾將卒
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
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瘖

瘖而終當時識者以為陰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
氣未盡服之者不壽也

銅橋楊溥卒于丹陽宮馬令南唐書二年夏四月遷讓

使畱後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
請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

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讓皇祖帝率百官素服哀
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諡曰睿吳世子璉先娶帝女

是為永興公主璉以公生故為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陸游南唐書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

新羅使來朝貢主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駝
橋十二月辛丑讓皇祖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

素服舉哀是歲徙溥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
吳王璟為齊王

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

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為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

疾卒馬令南唐書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為吳相秉
政以女為吳世子璉妃人每稱為公主則流涕憤

婉或問其故曰吾為家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
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
乃以吳世子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
人哀之玉壺清話讓皇以世子璉囑於主曰吾無一
事但為選師儒之有年德者教育吾兒令知人倫孝讓
他日不絕祀享俾吾先人血食泉下吾志足矣主為選
中書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璉讓皇長子也十歲
封江都王立為太子性惇謹好學骨清神淺唇縮齒露
風鑑者所不許主受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
遇寒食飲冷失節卒於池口舟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
四女璉納之為妃賢明温淑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
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為之慘
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
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
莫為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無疾坐亡凡五夕
光如白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斂温軟如生主感悼哽
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其異文獻通考南唐三年
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三年

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昇

曰尊號非古也不許馬令南唐書三年二月池州楊璉

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書
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
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
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考德而以
神堯為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考德配上
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
罷去奏可司徒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
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
卜上辛今禮天子之郊以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議
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議
大承以輕眇詔曰禮莫重於享帝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議
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夏四月辛始
郊祀於圓丘大放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
際皎然如晝眾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
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恐弗類
矧迺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告在天聰明自廢徽號以
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廢徽號以

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為哉皆
抑而勿揚言陸游南唐書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
王知證饒王知諤表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右丞相
齊邱平章事居詠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表請復姓甲
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邱等議宜如所請從之丙寅
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
帝不許詔曰迺者干戈相尋地弗而不藝桑殞而弗蠶
衣食日耗朕甚閱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士田仍給
復三歲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帝御
興祥殿復姓為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廬如始喪
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
詔國事委宋齊邱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
政帝初欲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
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
名昇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
禮事帝蜀使來賀卽位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
庚辰朔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
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
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
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玉壺清話受禪之三載夏

四月始郊祀圓丘時當上旬月沒頗早逮升壇之際皎
潔如晝非日非月至柴燎甫畢夜景復晦一若常夕人
咸異之羣臣請上尊號主曰尊號者率皆虛美爾且非
古制抑請不允下詔曰宜寢來奏不得再上時全吳符
瑞不輟所奏皆抑而不納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
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
以致豐美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彬笑曰
耕田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
生彬因獻所習南郊彬善之禪代之後烈祖鎮金陵無取士
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
失上下之署諸衛巡宮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
門下賜子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壽王金帛繒幣陳列于庭
彬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親友以告彬人
所不能知彬素鄙于鄉里至是猶有媢言者親友以告彬人
笑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某况庸人乎授大理司
直以母憂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
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
有如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而
去為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
人詣郡乞畱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通鑑卷之三十三 南唐書 卷之三十三 南唐書 卷之三十三 南唐書

史周彬世為廬陵禾川人自少不治產業伏膺儒學刻苦脩進俾晝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益汝之不調而無思悔畢向如何荅曰鄉黨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穡營已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而往未幾會禪代歸姓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將有事於圓丘募四方英秀各為祝史之文彬之所著特加選用遂署諸衛巡官嗣主與太弟景達貽書交辟置之門下錫賚頗厚得遷省拜以所賜緡帛金幣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日一成矣比諸伯叔何箇為勝耶尚能讓于吾乎妻荅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之所能知時邑人有侮慢之色彬數歎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某者果然入金陵待選授大理司直考滿以母憂歸葬謁本部合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公雖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之禮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有如白日及復詣建康數月如前官歸宰本邑令漸謝而去鄉里相慶榮其畫錦然為政廉平恩仇不錄將解邑中耆老緇黃輩數百人詣郡上疏舉畱遂連任七考有相訟者以理和解之而無適莫既復選嗣主錫以銀章茜綬以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

遷尚書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入蜀記保寧寺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是為南唐烈士宋齊邱空者徐知誥也改姓名曰李昇是為南唐烈士宋齊邱為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勅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州縣言民孝悌五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

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其食有畜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

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陸游南唐書陳褒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給事中京之後

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為一席畜犬百餘其以一艘貯食飼

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
 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
 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湘山野錄偽
 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昇為之旌門闕免征役
 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給事陳京之後長幼
 百口不畜僕妾上下雍睦凡櫛梳架及男女授受通問
 婚葬悉有規制食必羣坐廣器未成人者別一席犬百
 餘隻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則羣犬不食別墅建家塾
 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 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
 馮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 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
 李金全叛送欵于昇 感慕德誼率眾來降封金全為宣
 威統 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
 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
 死都監杜光鄴 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
 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
 敬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

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
 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
 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及其兵五百人
 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及其兵五百人
 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

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

乃止 馬令南唐書四年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

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 陸游南唐書夏五月晉安

殺泰州刺史褚仁規 玉壺清話冬十月誅泰州刺史

褚仁規仁規廣陵人暴遷至廣陵監使凡為治厲於威

刑民吏戰懼所部皆富於魚鹽竹葦之產國家每有大
 役常不能給者仁規行視民中所有舉籍取之以應國
 調事訖償之路無逋負民亦無怨主甚賞之仁規晚年
 培刻無度率入私門驅掠婦女刑法橫濫會陳覺與之
 有隙密暴其狀遣御史劾之主盡釋不問將東巡召為
 巡江軍使督舟師為從及還遂畱之以罷其郡使再下
 書責其殘暴仁規豪寵無術乘恚上書頗肆抵忤幾無

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陳覺就秦州按鞠仁規聞六年吳
 外吏往按大懼之遂自收付大理數日賜死
 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
 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
 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
 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
 六年遷讓皇
 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
 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詔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
 曰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
 教實為敦睦願寢此禮上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
 改封齊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為元帥府掌記秋七月
 丞相大司徒宋齊邱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為
 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桑也衣錦畫行古人所
 貴以錦袍賜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
 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為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
 宜廣士卒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為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

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
 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
 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信越于武林
 厚幣以賙其闕陸游南唐書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
 月犯填星退行在畢閏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為建
 武軍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閏改天長制置使為建
 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
 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知尚書省事初齊邱累求預政帝
 許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劇務多在尚
 書省又求知省事許之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罷
 為鎮南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欵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
 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
 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庚
 辰熒惑犯房次將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
 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月庚寅頒昇元
 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眾武人用
 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
 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閏使徐宏績漢使滕
 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又吳

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藏甲兵幾盡將帥皆言乘其弊
可以得志帝一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厚恭儉
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王壺清話是年吳越災
宮室府庫鎧甲庾廩焚之殆盡羣臣復欲乘其弊而襲
之諸將自奮者甚衆主固拒不許曰生人何堪此酷也
士木當亦傷害者乃遣唁之齋幣燿燹僅百餘艘以賙
其急越人德之鈞磯立談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
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吳
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及
受禪年兩江士禽比諸侯最廣兵力雄盛氣可以吞噬
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讌中坐有詔曰
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與
一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爲之一空宋齊邱乘間進言曰
後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昔之虔劉我
邊陲汚濁我原泉服不附體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
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愀然久
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離橫生屠
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爲言於是
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爲言於是

特命行人厚遺之金粟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
繒綺蓋車相望於道焉

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

復經營之畧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陸游南唐書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

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履
用鐵盆盥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官婢裁數人服飾
樸陋建國始卽金陵治所爲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
終不改作元宗爲太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
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
年豐樂兵食盈溢羣臣多請恢拓境上帝歎息曰吾少
在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
民亦安矣江南野史先主未年愨敦慈恕山林藪澤
禁止以時常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
塗于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
蓋不得已

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
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馬令南唐書七年春二月詔曰

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
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諶祐于
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諡光
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陸游南唐書昇元七年
春二月庚午帝崩于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
永陵帝臨崩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
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
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玉壺清話主自受代以來臺
閣多俗吏細苛大之務主親決之末年始任儒雅雜用簡
易之政悉罷苛細將復典故以爲著令因感疾漸至
殘廢遂寢焉晚爲方士所誤餌硫磺丹砂吐納陰脩之
術忽躁怒居常最寬和迨病百司奏事或厲聲呵詬然
無他害羣有司案牘果事理明白者則收斂顏色慙
謝而從之既覺數屯多布德澤文武官沒者于孫隨收
敘不限資蔭孤露者營其婚葬幼未堪任及無嗣者出
內帑以賑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給二年之廩士之
貴賤長幼卒無身後之患先是數載前一漁者持蓑笠
綸竿擊短版唱漁家傲其舌爲鳴榘之聲以參之自號
回回客入後疑爲呂洞賓音清悲如煙波間聽者無厭
唱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

覓處風兼雨士龍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則擺首不接
唱於金陵凡半年了無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上龍生
甲果以甲辰歲二月殂於正寢魚兒乃向所謂鯉魚也
歌中之語皆驗焉諡曰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繼唐昭
宗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失之
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謂之中興
主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與論是之遂廟號烈祖曰
永陵釣磯立談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
昌宮几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棄代後汝善和鄰好
以安宗祏爲意不宜襲隋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
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
之風采又唐祚中興大且議廣宋齊邱馮延巳等數
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且召宋齊邱馮延巳等數
人俱入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
河山爲腹背奠然後手是有所運朕藉楊徐遺業以
撫有夷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筆無
所縱放矣遂云雖未得處囊中故如得處囊中則必穎
脫而出矣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
緒若墜冰谷痿人所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宗之
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爲士卒先者非有所

顧愴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
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可以
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與賦不充不可以與事陸
下撫封境之內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
志必從錢塘君臣屏駑不能自負固闕微井蛙跳梁人
堪命錢塘君臣屏駑不能自負固闕微井蛙跳梁人
地連風馬相及臣愚以為與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
曰不然士德中否日失其序倘一天人之望或未必之
尚庶幾從一二股肱之後如得一天人之望或未必之
嘗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
原乃畱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元感
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
徐敬業起江淮之眾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
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
此皆已事之驗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
為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聞土險者若連之以兵必半
歲方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
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南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
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
盟詛婁之以為蔽障者也疆場之虞不警於外廷則寬刑
國廼外以施之於統內男不日而乘耒女無廢機織如此
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試則其氣必倍有
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為天下
倡倘得遂北平僭竊寧父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
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為哉於是孫思及宋齊邱同
辭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上嘗服金石
藥疽劇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嚙其指至血子景立五代
出戒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子景立五代
僭位凡七年子景立江表志在位七年年五十六廟
號烈祖諡曰孝高陵曰承陵元恭皇后宋氏祔焉子景
立即元宗也皇子元宗晉王景遂改封燕王贈太子齊
王景遠改封鄂王贈太子江王景暹贈中書令俱元宗
弟宰相宋齊邱王令謀張延翰李建勳周宗張居詠孫
晟使相李德誠趙王孫崇張宣周本李簡王興劉威劉
信王綰柴再用劉金徐玠馬仁裕樞密使杜光鄴陳褒
將帥崔太初王興姚景祖重恩李鐸文臣楊彥日高弼

孫晟李正明龔凜蕭儼成幼文賈潭王壺清話以長
子璟嗣皇宋氏為元恭皇太后子四人西平王景遂
宣城王景達保寧王景遇南唐近事鄧匡圖為海州
刺史有野客潘展謁之鄧不基禮遇館於外廡忽二日
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廡中覘展棲泊之所弊榻
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
夜展從禽歸啟籠之際忽為嘆駭之聲且曰定為婦人
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鏢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圍人異
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召潘
升堂屏退左右曰先生其有劍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
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觀之潘曰何不可也
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
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
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
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
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鏗雖震電迅雷無以
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魄雨汗浹體莫知已身之所
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
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收
數食問復為二錫彈丸矣鄧曰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

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展擅洩靈術
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寤不復能劍矣尋病終於紫極
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
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
骨尚在迄無異焉江淮異人錄陳允升饒州人也人
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
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遠人鮮
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
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
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
夜坐危謂之日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
泊牢城港今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攜一布
囊可數百顆因其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不
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為之乃取厚紙以
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
升告之日慎勿入口中全諷不之悟果敗於象牙潭
王壺清話壽州節度使姚景鍾離人少賤善事馬郡刺
史劉金收為廩奴馬瘦瘠骨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養
馬法飼秣爪剪針烙啗瘡不數月盡良馬金暇日因至
廩中值景熟寢二赤蛇長不及尺戲景面上金以杖叩

脛驚之遽入其鼻金因奇待引為親事小心厚重以女
妻之積勞為禪將李先主昇重其為使人使鎮壽州景無
他技能但廉畏有守先是屬郡苦於供億刺史廳廡間
置一巨匱俾吏投銀於中滿則易之謂之鎮廳匱任內
三易之習以為常景至則首命去之取與有慶諸郡頗
樂後至使相八十三卒也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列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
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子輩云當思為
學自致煙霄吾為百里之長聲鼓喫飯腦後接筆此吾
稽古之力也文獻通考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陳氏
日南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乙丑止昇元癸卯合
三十九年又南唐烈祖實錄十卷陳氏曰南唐史
館脩撰高遠撰闕第八卷遠始緝昇元以來事書
卷而徐鉉鄭文寶皆云開寶中遠始緝昇元以來事書
未成而疾焚其
草故事多遺落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五代史景本名

以犯廟諱故改之昇之長子也玉壺清話嗣主璟幼

有奇相惟義祖徐溫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相溫食即

命同席南向以坐之曰徐氏無此孫溫自金陵迎吳王

於迎鑾江大閱水嬉還至百家灣向夕暴風忽起舟人

束手於駭浪中溫四望無計遂袒裼負璟於背回語嬪

御曰吾善游不暇救爾輩所保者此子爾言訖風息若
神護璟天姿高邁始出閣即就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為
他日間適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為開先精舍九國
志徐溫嘗自迎鑾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
温乃袒裼以帛繫璟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儻溺不暇

相救幸保此子徐温死昇專政以為兵部尚書參知政
 言訖風浪漸息
 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為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邱王
 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為副都統
 老學菴筆記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
 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復皆可堅守至紹興
 間己二百餘年所昇立封齊王嘗問安寢門會烈祖曰
 損不及十之一所昇立封齊王嘗問安寢門會烈祖曰
 寢未解夢便殿有龍據欄檻蛭可懼烈祖既寤命左
 右觀之即太子也南唐近事烈祖嘗書寢夢一黃龍
 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安
 蛭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
 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諱諱
 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
 齊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釣磯立談烈祖使
 馮延己為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己曰君常輕我我知
 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然
 上置君于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朝大

計也延己失昇卒嗣立改元保大馬令南唐書嗣主諱
 色不對而起昇卒嗣立改元保大馬令南唐書嗣主諱

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
 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
 奇之起家為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
 累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
 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元帥錄尚書事
 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
 封齊王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
 及烈祖既授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袞冕
 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
 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馬令南唐書嗣主諱
 雖可其奏而制書己行遂改元保大馬令南唐書嗣主諱
 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
 后初名景通風度高尚幼工屬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遷
 諸衛大將軍烈祖為齊王立為太子固讓昇元初烈
 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固讓
 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八月立為皇太子固讓
 友愛尚何待此烈祖為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

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賤齊王
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秘之入宮侍疾莫知庚午疾
亟太醫吳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莫知庚午疾
夕烈祖崩秘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須賚有差
丙子始宣遺詔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已旬
日帝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衾
冕衣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
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不待踰年遠改元識者非之百官
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
帛馬令南唐書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
繫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
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
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
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寵陳南唐近事元宗幼
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命每曰我富貴之
日為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
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斤以
代之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又元宗嗣位
命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畧無虛日常乘醉
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

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悟覆杯大憚厚賜金帛以
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
辱也翌日罷諸權宴留心尊母宋氏為皇太后陸游南
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尊母宋氏為皇太后唐書烈
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遠
种氏生江王景暹馬令南唐書李夷鄴不知何許人
也昇元中為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
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為
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
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
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卽位語夷
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陸游南唐書李貽業故唐
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
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
簡初戴為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類然不
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又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
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
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大抵如此妃
鍾氏為皇后東都事畧景初封吳王為諸道元帥錄尚書事

改封齊王昇卒景嗣既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為皇
太后立妻鍾氏為皇后用宋齊邱周宗為宰相馬令
南唐書嗣王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
初為禪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既而自大先王欲繩之
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
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王義祖初見
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王起家自尚書郎至將相
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嗣王即
位冊為皇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
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宮以故嗣王
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
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即位冊為太后
以父為太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鍾氏父太章事
謚光穆陸游南唐書元宗光穆皇皇后鍾氏父太章事
吳為義祖禪將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
士二十輩斬灝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
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
已出口豈有可己之理明日遂誅灝後頗恃功頡頏烈
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
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

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
立為皇后後主即位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
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
十月卒是月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能起
哀動左右葬順陵馬令南唐書女冠耿先生鳥爪玉
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為事元宗召
見悅之常止於卧內先是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
辛烈服之乃以蠲疾元宗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為
陛下致者嘗掬雪為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
愈所進者嘗掬雪為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
宮人埽除取箕中糞壤燒為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
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
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
未幾有孕將誕謂左右曰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
雷電繞室大雨傾瀉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
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南唐
近事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
誕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他夕
果震雷繞室大雨傾瀉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
知所產將子亦隨失矣江淮異人錄耿先生者江表

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頗有姿色知書稍為詩句
往往有嘉旨而明于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
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從何得也保大中江淮富
盛上好文雅悅異奇之事召之入宮欲觀其術不以貫
魚之列待之雅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為詞句
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
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
題於牆壁自稱比邱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
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默然而新上益以此重之
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復廣為之而簡易
不煩上嘗因暇豫謂先生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煩火
其能就乎先生曰陛下嘗不信先生納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
紙重復裏之封題甚密先生殆亦可耳上乃取水銀以礮
聲耶持以與上上週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
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先生曰亦不可乃取
雪實之削為銀錠狀先生自投于熾炭中炭埃坌起徐
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赫然洞赤置之於地爛然
為銀錠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為
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

器用獻以為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
物有蓄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
子口亦以賜近臣先生見之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
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見之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
豈能為之曰試為之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
於瑠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
生曰龍腦已漿矣上瑠璃瓶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
飲少選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勺水矣明日發之已
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
曰妾此夕當產神孫子誠在此耳請生產之所用物
上悉為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
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矣上驚問之
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
生嗜酒至于男女大慾亦畧同於常人後亦竟以疾終
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
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有異同及江表平余在京
師嘗請徐率更遊遊即義祖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
因就其事備為余言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
道士玉貌鳥爪嘗著碧霞帔自稱比邱先生始因宋齊
邱進嘗見宮婢持糞掃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

取置鑄中烹鍊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索金盆貯
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
猶在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目大食國進龍
腦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為佳以夾縑囊貯白龍腦
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
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
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亦隱去凡月餘中外大駭有
告者云在都城外三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
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
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
金陵好事家至今猶封弟壽王景遂為燕王馬令南唐
有耿先生寫真云 猶封弟壽王景遂為燕王書晉王景
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
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
事烈祖受禪封壽王讓皇殂於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
固讓不許遂立為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夫以示不處
之志參總政事時有獻替間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
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為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
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歛容謝之曰

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
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
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
表讓諸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王適
當危疑啟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副之以
徵古傲很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
司察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顧揖退謂左右曰上帝命
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謚文成 陸游
南唐書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
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已降詔命景遂大臣固持
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
所下詔久之又命景遂總庶政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
屬景遂固辭雖不得命終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
遂身退之意自為字曰退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
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
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怒碎玉杯于坐景遂
亟推謝無迕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
國士也宜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
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

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授天策
 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
 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微古為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
 習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
 拘被譴于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宏冀為太子宏冀
 嘗被譴于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
 多忿躁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宏冀刺知之
 乃使親吏持醜遺從範使毒景遂擊踣而渴索漿
 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元宗素
 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
 忽語不之知廢朝七日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醜之
 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醜之
 王景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為希世
 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地曰貴寶賤士大王不當如
 是坐上客皆愕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薦易及
 易當使海東王驚趨入白上以為朝臣如張易不可多
 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易之為
 人海神豈敢侮之耶玉壺清話晉王景遂先主葬望
 子天資雍睦美姿容性厚讓皇祖於丹陽遣送葬望
 樞哀慟雨淚觀者為之出涕兄璟繼位立為儲副固讓

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宴詠
 投壺賦詩好用美玉器每以玉器行酒客傳玩惟贊善
 張易乘醉抵於地曰輕人貴寶殿下豈當至是耶坐客
 失色景遂收容厚謝撤以他器嗣主答曰張易奇人海
 景遂手疏留之曰朝中如易者幾希宜朝夕左右今泛
 不測之淵投足黠虜歸朝莫準嗣主答曰張易奇人海
 龍王亦懼之景遂一曰朝服忽於空中揖讓謂左右曰
 上帝詔許旌陽召吾借往須當行矣急入北堂拜辭所
 生母無疾坐亡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馬令南唐書齊王
 贈太子謚文成母弟也順義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
 第四子元宗之弟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
 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
 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即位改封鄂王景遷侍中進封
 燕王及景遂為太弟以景達為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為
 理嚴察人多憚之好神仙脩鍊之事記室徐鍇述仙
 賦以諷遂絕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
 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
 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
 以詭佞賣恩伴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

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
 不先斬以聞太子贊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
 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
 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為元
 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朱元叛諸
 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浙西節度使
 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自淮南敗績日
 以酣飲為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視事後主即位就
 加太師尚書令奉廬山謚孝昭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
 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謚孝昭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
 烈祖諸子中最為壽矣贈太弟謚孝昭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
 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
 諷行景邊前未王為保寧王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
 於世景邊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邊為季由是愛遇之如小
 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邊為季由是愛遇之如小
 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種氏而景邊尚幼元恭皇后鞠之如已
 過於諸子及種氏得罪景邊尚幼元恭皇后鞠之如已
 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遠嫌也
 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
 簡易節儉處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邊

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為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
 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邊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諫
 其過失景邊為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
 之後主即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
 贈中書令謚昭順陸游南唐書景邊獨尊六經名教排斥
 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邊獨尊六經名教排斥
 浮屠不少撓馬令南唐書先主種氏不知其品秩也
 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靚粧去飾而態度閑雅
 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
 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及生江
 王景邊借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
 樂器先王大怒切責數日種氏乘間言景邊才過齊王
 先王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
 預遂叱內臣捽庭下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為
 尼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歸景
 表志種氏者樂部中之官妓也嘗作怒數聲金鋪振動
 湯烈祖矜嚴峻整有難犯之色嘗作怒數聲金鋪振動
 種夫人左手擎飯右手捧匙安詳而秋改封景遂齊王
 進之雷電為少霽後封越國太妃

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于
 昇樞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
 史昇卒乃襲偽位改元為保大以仲弟遂為皇太弟季
 弟達為齊王仍于父樞前設盟約兄弟相繼馬令南
 唐書冊母宋氏為皇太后后妃鍾氏為皇后弟景遂
 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暹改封保寧王弟景長子
 昌王文武進位有差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
 鄂王景達改封齊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
 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為江都尹東都留守景遂固讓
 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
 惟仰循古道以疏其畧曰昆疏奏不報陸游南唐書尊皇
 后為皇太后后立妃鍾氏為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
 邱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侍中徙封
 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閩使來弔祭升
 濠州為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為齊王鄂王景達
 為燕王仍詔中外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
 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暹

為保寧王馬令南唐書太子冀元宗元子初封東平
 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
 三年立景遂為太弟以冀為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
 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冀尚少不
 習軍事召還都冀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為元
 帥之重眾心所恃一郤足則部下搖矣冀乃命柴克宏
 秋義無就逸乞効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
 將兵為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國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
 追而代之以冀奏克宏不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眾先是
 吳以以來戰獲將士皆不可殺至是冀盡殺之越人不敢
 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參決國事苑下
 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諡宣武句容尉張洎
 冀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非以太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
 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以諡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
 切元宗善之御史冀之門人若亦可想見其為人改也
 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子宏冀宏茂後主從善從謙從
 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
 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宏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宏茂以
 下皆不知其母宏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識

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識又
有識曰有一真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
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即
位以前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誓於烈祖梓
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宏冀為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
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冀為人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
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宏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
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
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分諸將皆懼服其
言聞於元宗使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
心至潤州使樞密副使李徵古白宏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
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才畧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
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有才畧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
思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
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宏冀
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咸壯其志決於潤州宏冀
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
為元帥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
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

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毬杖笞
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景遂遇醜語在其傳
元宗既請盟于周以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書辭
宗欲傳位宏冀使為元宗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宏冀
溫潤畧似敵國元宗六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
信以爲常顯德六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
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功臣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
德在侍膳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
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宏冀專殺事其說蓋出于揣摩元
宗果大以爲然改謚曰文獻而洎由此進用談苑梁
沙門寶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真人在冀州閉口
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宏
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宏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
之也冀州人時李景據江表名其子曰冀冬十月破虔
天以當之及太祖開統方悟冀州趙地也
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
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

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玠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
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為王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為
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
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
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
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虔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
馬令南唐書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
人保大初年張遇賢以為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
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
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
州刺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
界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
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欵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
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

民所尅獲唯以全活為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尅湘
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
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為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尅楚為
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歛於楚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
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復用世宗伐淮南遣
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
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績皆被擒陸
游南唐書邊鎬金陵人少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通敏
稱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
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賢往事之會
州境羣盜起各擁衆數百無所統相與禱于神神又大
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襲
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
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虔侯嚴思率所部討之鎬
為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
開道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降語賊衆遂
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
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為行營
招討洪撫饒信欵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營
纔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思姚鳳來

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
方相持為背水陣文徽使騎繚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
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
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
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為信州刺史領屯營
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
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
將吏于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
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鎬懼南漢寇邊未已請除
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為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
然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帑藏空
竭土地既歸我馮延巳為相矜平楚之功不欲取費於
國專掬斂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日飯
沙門希福紀綱頽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
為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于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
糧料使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郎欲殺
紹顏紹顏匿困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
聽郎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火
燒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
關勝負未決鎬命吹角亂兵少以為將旦亟斬關奔朗

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
其將王進逵周行逢來攻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
傾意信之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
盡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
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
為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為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為
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率兵攻之遇賢問神
地請盟世宗乃歸鎬卒于金陵
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
馬令南唐書冬十
月庚戌有星孛于
東方妖賊張遇賢聚眾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虔州城守
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
邊鎬討賊鎬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王僧景全
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為海州刺史邊鎬為洪州屯營
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為監門衛將軍池
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勣為百勝軍節度使留後陸
游南唐書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
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
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僧景
全斬于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為鎮海

軍節度使 玉壺清話 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也 縣村有神降於民與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民競依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謂眾曰張遇賢是第謹既而羣盜大起無所統乃禱於神求當為王者曰張遇賢當為汝王眾因推為中王八國王改年為長樂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度嶺取虔羣盜奉遇賢襲南康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眾蟻聚遂至十萬遇賢自擇嶺際據白雲洞造宮室羣劫四出攻掠無度李王璟遣都虞候嚴思討之邊鎬監軍璟諭鎬曰蜂蟻空恃妖幻中無英雄至則可擒果至連敗其眾遇賢日窘告神神曰吾力謝福衰底汝不及善自為處遂執之斬於建康市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于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眾相與禱於神求為王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為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為神曰張遇賢是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畧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為州兵所窘復告于神神曰可度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

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眾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城守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眾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于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于建康市 **景以馮延巳** 馬令南唐書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康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顧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顧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史高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恟恟延巳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為秘書郎使與元宗游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邱以固恩寵同府在已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知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錫邦國大計也聞者趨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為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

已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
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
宋齊邱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
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
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論不平出鎮撫州亦
無善政延已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已之智畧
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致理
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已遲疑顧望責
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大畧安陸
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
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
英雄主也故蠹國殃民實此之由爲相之後動多徇私
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
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罷爲宮傅逾
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
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
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
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
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

李長言名錄卷之三十三 南唐書

皴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已曰吹皴一
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已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
元宗悅初蕭儼深惡延已常廷斥之及儼爲大理卿斷
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已力爭以爲赦前失入罪
不當死儼終獲免人皆躉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加此
頽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
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延已年十四入問
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
烈祖起家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已掌書
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
之於是無居已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
延已負其材蔬狎侮朝士嘗謂孫思鴻筆藻麗十生不
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朝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
君詠諸歌酒百生不及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
所以寘君於王所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
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
耳延已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已小人不可
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已
喜形于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

南唐書卷之三十三 南唐書

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
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
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
將軍召為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
延已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為大臣備位安
之才畧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攬庶務大臣已延已
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已初
以文苑進實無他長紀綱弛蓋眾而惑人主至譏笑
委邊帥無所可齷齪無大畧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
烈祖敢兵以爲齷齪無大畧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
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
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
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
已與孫思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
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
國其庶幾乎息即欲奉行延已方以克楚為功乃曰本
朝出偏師乎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
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
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使于長沙調兵賦苛征

五不身言卷之三十三 百居七家

暴歛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何覺
而動朝論籍籍延已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
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已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
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
忠肅延已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
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詞元
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
延已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
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于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
臣相諱乃如此延已晚稍自厲為平恕蕭儼嘗廷斥其
罪及為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坐死議者皆以
為當死延已獨揚言曰儼為正卿誤殺一婦人即當以
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
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宏貸儼遂免人尤稱之
南唐近事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不可除替一夕夢通
舌生毛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刺也相公其
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書一侯鯖錄余任在中都見
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
詩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漏滴
初晝高閣雞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

五不身言卷之三十三 百居七家

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
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常夢錫

為翰林學士
馬令南唐書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
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

陵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
烈祖以為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參掌詔命夢錫重厚詞

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
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為後代法又

言宋齊邱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以齊邱故黜為池
宮元宗即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遷諫議大夫翰

州節度判官及齊邱罷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
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

政院為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
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

錫人望求為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
不獲署紙尾而己夢錫無子以其婿王繼沂掌家務或

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為之一空奏黜繼沂于
虔州時馮延巳為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

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敦喻之明年牽復奪改吏部侍郎
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大朝者夢錫

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為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耶座
皆失色每公集往往啗鳴大咤以故不為士大夫景慕

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
一踰月宋齊邱敗元宗歎曰夢錫也常夢錫鍾謨李德明

使見之贈左僕射陸游南唐書常夢錫鍾謨李德明
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為長吏拜戶

部尚書知省事夢錫耻為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唯
署牘尾無所可事夢錫耻為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唯

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
元宗苦論齊邱事元宗辯博曲為解釋夢錫辭窮乃頓

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元宗
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

以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
日自為小朝邪眾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輒啗鳴大

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馮延魯為中書
歿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讐不敢訾也

舍人馬令南唐書延魯已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
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

舍人馬令南唐書延魯已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
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

舍人馬令南唐書延魯已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
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

舍人馬令南唐書延魯已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
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

舍人馬令南唐書延魯已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
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

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已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待循資為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聞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大皆解體劉從効李仁達之徒得安表言朝夕可克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晉安行拜南面監軍使李宗仁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矜為已功掎角不相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滯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裹糴坐甲何為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禪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畧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

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邱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為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已歎曰弟不肯為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為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謂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披緇削髮潛為行脚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為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人乎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陛下大軍渡江爾國能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領之因曰朕以陛下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下之盜雄陛下大軍渡江爾國能江南安足以抗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不常儻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頒師陸游南唐書馮延魯字叔文一字謚少負才名烈祖時

與兄延巳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歎曰
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遠置高
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
為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
請効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
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為懽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
以延魯為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
欲自為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宏義入朝既見宏義不
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
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為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
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
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濟淖不可行方布竹箐登岸我
軍曹射之箐不得施延魯曰宏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
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
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
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
擊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
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為之虛耗延魯引佩
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

命矣會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
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
宗擇廷臣為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
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
人以工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丁東
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
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
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
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
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諾延魯曰爾國何為敢通吾
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
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臣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
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此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
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
欲以數千烏合之眾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
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
將力請渡江卿以為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
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
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王親兵誓同死生固無
降理大國亦捐數萬人乃可况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

攻城未下饒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
卿戲耳豈聽卿游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曰戮數十人延
魯因奏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
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何罪太
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由
是亦輟後王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嘗宴內殿後
王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
魯猶自若後王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
旄節留之闕下後王復遣使挾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
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
卒于家江表志馮謐朝堂待漏因話及明皇賜賀監
三百里鏡湖今不敢過望但得恩賜元武湖三十里亦
足當矣徐鉉曰國家不惜元武湖所乏者賀知章耳
南唐近事金陵城北有湖周迴數十里幕府雞籠二山
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
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苦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
康實錄所謂元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
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吏
部徐鉉怡聲而對曰至至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

後湖所乏者知章
耳馮大有慙色
陳覺爲樞密使
馬令南唐書陳覺宋

爲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
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
爨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
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
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
慢耶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己李仁達
據福州齊邱因薦覺有智畧之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
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爲福州宣諭使既至
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它年入覲覺還至
建安恥說之不行乃矯制發汀撫信之兵往討之既
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死者無幾國用遂爲一空於是鎖
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邱上表爲請乃赦之
隙而窘之太甚卒致元叛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私
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徵古俱爲樞密副使徵古每於言
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
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

南連年拒命知其與續有宿嫌也。是宰相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續有宿嫌也。不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責已言非續之罪。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為天下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揚州前後罪惡，賤饒州安置使殺于路。陸游南唐書陳覺揚州海陵人，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館聚圖書萬卷及琴奕游戲之具，以延四方賢才。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事，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為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為之佐。謂曰：「吾蚤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相，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徽副使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為秦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鞫之。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眾，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于此。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為宮官，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召。

宋書卷之三十三 下 齊邱

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于元宗曰：「齊邱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邱既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皆用其鋒。攻取福州，齊邱獨薦覺為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宏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于無功，矯詔召延魯將之攻福州，事擅興。江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宏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江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戈甲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才貶，斬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周兵之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邱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編忿知見排攘袂，大言徵古覺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于都市。覺徵古勢焰益薰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

宋書卷之三十三 齊邱

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
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
潰覺歸為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為副使不以敗事自咎
方相與挾齊邱為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
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
何為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
古驚然自若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
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遠以為誠言輒
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舍人陳喬草詔實出于憤怒
歸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進世宗駐迎鑾鎮
喬固陳不可元宗喜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戰艦陳列江
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
津且南渡矣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
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
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
詩一首叙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割地
為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
徵古先出為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為帥不堪徵
自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己鍾謨
自周還屢言齊邱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

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
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
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
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
乎謨還具奏之元宗大怒齊邱既斥覺亦責授國子博
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于洪州博
魏岑拙於屬文常游覽四方凡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
惡無所不知避亂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
干宋齊邱薦授校書郎尤好諛佞善揣人意元宗即位
銳意天下為一然後復告謝天地及遊南閩意以為諸國
麾下而定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
中原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
以為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泌淮巡撫使聞
守貞敗罷為屯田使入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陸
游南唐書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
儒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
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
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

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為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
 岑自復進姦詔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
 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
 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併置冲敏建
 封於死岑自謂得王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彦貞
 以厚賂給岑為奧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彦貞
 為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為壽州欺如此元宗方倚
 以柄任會見冲敏為厲召道土上章訴天未幾而卒
查文徽為副使 馬令南唐書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
 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申關人連重遇朱文進弑
 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俄以民疫
 寢其議文徽獨以為可討王延政首亂宜攻自建州議
 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
 門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
 决行邊鎬帥洪州屯兵與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
 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
 而王延政先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
 唐為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禪將林仁翰殺連重
 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帥眾以

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
 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
 陽啟求濟師臧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擒之斬于建
 州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至建陽與延政
 隔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禪將
 武彦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而
 守城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卓儼明為
 主儼明老僧也徒眾數千日有重瞳垂手過膝故推立
 之既而無統御之畧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後延政益
 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下俄克建州執
 王延政歸于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羈縻而已遂
 以文徽為撫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拜福州節度使及
 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詐言吳越
 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交與建州刺史陳誨帥舟師
 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寡信未可速進文徽曰久
 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
 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
 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之陸游南唐書查文徽
 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
 任氣好俠聞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

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
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于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
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
邱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以文徽為其判官或獻玉
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
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
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王延義與
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為其下
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
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
嘗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策文徽本
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
觀可否文徽銳于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
州屯兵以邊鎬為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
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
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為別將屯邵武
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軍聲大挫元宗遣何敬洙
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
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
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無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

知而置不用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由是
文徽益自用時李宏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偽遣謀來告
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
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
騎繼至宏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
徽傳令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陸馬被執送錢塘將士
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馬先進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
王遣還將發為置酒寘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
視之醫以珠置口中頃珠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
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
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
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
命而延已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
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直南唐近事夢錫為翰林學士剛

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或謂曰公罷
談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為之早白其所以
側席傾遲天下之士蓋可謂無所不至者矣然僅得宋
齊邱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與宋不能

善終而鍾山公又雅尚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
 錄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臺
 以故江南稱爲文物最盛處然其濯濯如此云爾及宋
 子嵩用意一變羣儉人乘資以騁二馮查陳遂有五鬼
 之目望風塵而投歎者至不可以數計彼正人端士雖
 數路廣取勞謙遲久而不可以多得翁記詭隨之黨順
 風一呼而肩摩踵決唯恐其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
 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此

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
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
 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穩正交不苟
 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拜刑部郎中
 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下急羣臣多貽訶責陳
 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歿覺以宣遺詔日出
 參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許元
 宗卽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
 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
 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

制許民私賣已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
 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已子
 大行問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
 歸心大寶自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
 道也由是延魯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
 議者以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
 江文蔚同定禮儀謚法遷大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
 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
 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廬陵幙巾素裙詣郡廳
 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讌故老姻舊語
 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嬖倖對奕儼從容曰
 事舉非魏徵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
 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奕儼秉身
 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斂衽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
 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倖不知其疾以爲愚謬乃
 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
 一金陸游南唐書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
 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
 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
 不易之典也景遂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

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
建言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
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與已隆之業不應屈
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元宗終
欲傳位景遂下詔命摠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
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皆
以為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
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
怒貶舒州副使孫思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
儼謂思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
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思慙即徹去
姚氏殘語江南李景于宮中起樓甚高眾皆歎美蕭儼
獨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南唐近事昇元
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暑雨初
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衣少許計其資直不下
數十千居廬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
蹤狀必為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
罪于貧人誣服為盜詰其贓即言散鬻于市蓋不勝捶
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即
未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

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葦茹齋戒理棹冥
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
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做戒將
行大辟翌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北起至失物之家
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為侍衛軍
牛所噉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都虞候賈崇詣閣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
所以成功業者皆用眾賢之謀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
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
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
下嗚咽景為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

馬令南唐書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
參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
召見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况
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

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閣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羣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入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帝深為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諭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為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大年春正月辛巳詔齊王景遂總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任何人而頓與臣下疎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江南野史齊邱疏云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願今始即位而不與羣臣朝見是陛下偏專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古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

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苦猶惡陰而入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初宋齊邱為昇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謀篡楊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邱以病罷相出為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為相陳覺魏岑等皆為齊邱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于景左遷少府監齊邱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齊邱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馬令南唐書時宋齊邱周宗為左右丞相齊邱專執而宗純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邱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邱為浙西節度使齊邱黨與隆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宋齊邱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鈞磯立談宋子嵩初

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
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或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疎薄平時
素所相獎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燄往往炙手可熱
孫丞相等嘗所歎吒一日晟問見齊邱曰君侯以管樂
之材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
心意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
皆繩愆糾繆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
宮所以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重質有守
而不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尚且不愜將復何所冀
耶齊邱曰無忌素以夫量稱號能容同異者方今大業
草創實藉衆俊奈何銖稱而衡較且人全材實不易得
若以一節一目而廢其尋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
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者而歎曰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
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
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
夏桀染于芊辛岐踵之戎紂染于號公鼓祭敦此四王者
號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于號公鼓祭敦此四王者所
染不當故為天下僂今晟之私憂過計非謂求備於人
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染豈惟

人主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于士庶人無不
其然君侯德操內定洞鑑情偽灼知事物之數小夫儉
人固無竄察晟實恐九重淵深四聰之路不宜壅塞倘
若左右前後至霧集政當有敷受之垢或可以移乾
剛之斷當爾之日君侯方將挈其契領無所及矣晟本
羈旅之餘智意昏痲誠感至上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
轂之私故貪竭其髦髦之思唯君侯裁幸又數日韓熙
載入見齊邱曰小人今日出郊見羣兒為飛鳶之戲竊
有所感激也今為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曰願聞之熙載
曰夫飛鳶之初逝也其絲發於輪緩急在掌握之間或
上或下蓋唯羣兒所欲爾及空迴風迅線尾端直時或
激昂動搖羣兒相語曰此名索線也慎不可縱則斷
線而去矣執線輪者心知其如然獨念其決起可以
快一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如其如力不能加則雖
不縱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惛惛如鼓危絃其聲瑤瑤
忽一得勢則大挽裂以往或盤珊太虛之上或投於滄
洲杳渺之外或冒於積莽翳蒼之間羣兒躡斷緒窮荒
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為其親加扑捶
焉嗟夫世事大不可得此者願相君以念齊邱曰日者
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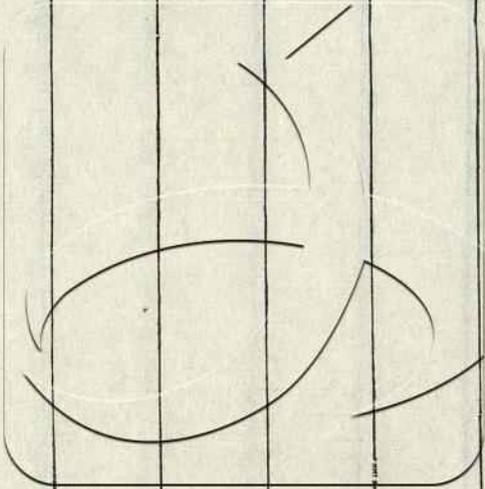
吾方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
蓋又有甚于此者須別日謁之及馮陳朱查之黨成齊
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遂於九華之谷一日晨起覽
鏡曰吾貌有慙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也二年
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是
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于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
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
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
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
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
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欵于文徽
馬令南唐書二年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
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囚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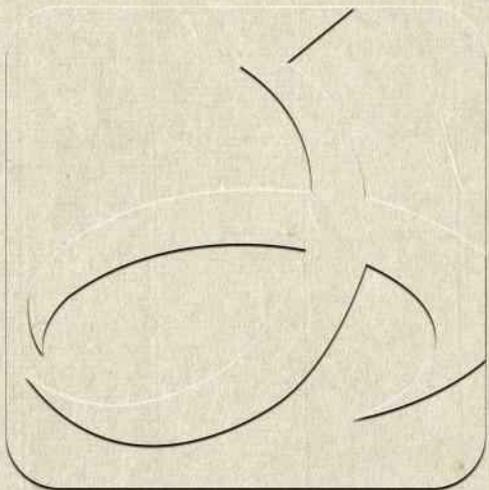
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為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
馮延魯為中書舍人延魯銳于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
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
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
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
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唐
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禪將
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
州親率眾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
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啟求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
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
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禪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銳
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殺
其君之子繼昌及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為
主儼明無統御之畧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
降曰以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
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
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績皆請降因而

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眾閩人失望帝
 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刺史何敬洙為永安軍以祖全恩為
 節度使查文徽為撫州刺史劉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將
 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為信州刺史劉從効劫刺史王繼勳使
 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効劫刺史王繼勳使
 之八朝從効自領州事於是王繼勳成許文績皆至建康
 以繼勳為池州團練使繼勳成王繼勳成許文績皆至建康
 刺史即劉從効為泉州刺史以延平刺史文績為劍州
 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為劍州
 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為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
 為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効為節度使閩王遣使來告
 書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弑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
 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
 閩使遣還冬十月有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
 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文徽固請討乃以邊
 鎬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于蓋竹保大三年春二
 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
 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八月克建州執王延
 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安軍清異
 錄唐保大二拜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

美土為馨烈
侯擁培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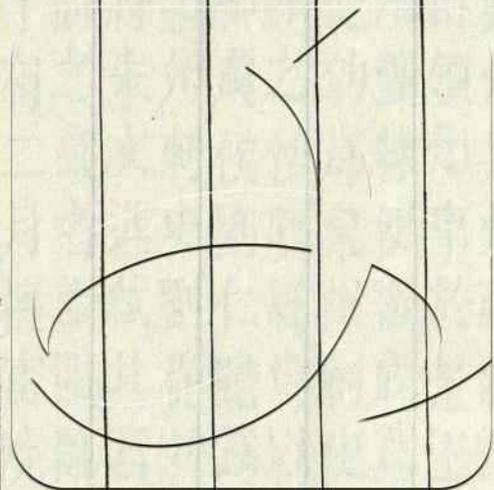
第六十一





70018457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